

行走者

故乡吟

儿时的绛水河

王佩萱

我家老宅位于绛水河畔，这条小河南北走向，起源于南部山区，流经多个乡镇，向北汇入黄水河，最后流入渤海湾。绛水河虽没有大江大河的波澜壮阔，却不失婀娜多姿，她宛如少女般的清纯婉约，承载了我童年的许多记忆，唤起我对家乡深深地眷恋。

记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河里的水还很丰盈，清澈见底，河底的沙子黄灿灿的像铺了一层金子，故又名东沙河。河里小鱼、小虾、小蟹、小螺、青蛙、蝌蚪及各种水草苔藓随处可见，还有村民们放养的鸭子、鹅也成群结队在水里优哉游哉，间或猛地把头扎进水里，抬头的时候就在做着吞咽动作，想必是得到了美味。河两岸长满了茂盛的草木，郁郁葱葱的，春夏秋冬还会开出各色的野花。岸上有羊儿在吃着肥美的野草，酝酿着甘甜的乳汁，时不时地“咩、咩”叫上两声，宣告着它的存在。

大人们来到河边洗衣服，孩子们就在水里嬉戏，有的拿着自制的小网捉鱼摸虾，有的翻石头找小蟹小螺，有的在岸上草中捉蚂蚱、蝈蝈，还有的在岸边拿着长竹竿粘知了，运气好的还能拾到鸭蛋呢。

河上有一座小石桥，桥北面有一个大湾，水比较深，是孩子们消暑的好去处。以桥为界，男孩子在桥北洗澡戏水，女孩子在桥南蹚水玩耍。每逢下大雨，上游王屋水库放水，河水涨满，漫过石桥及沿河的道路，河水夹着泥沙还有树木及其它杂物倾泻而下，很多人在边上看热闹，这时也有很多鲫鱼被大水冲下，蹦跳着，能跳一米多高。胆子大的村民站在水流湍急的石桥上，用簸箕接鱼，多的时候能接一大水桶，真是羡煞人。

冬天，河面结了厚厚的冰，同样也是孩子们的乐园。男孩子有的自己动手，有的找家长协助，做成滑板车在冰面上游戏，互相追赶，玩得人仰马翻。女孩子则徒步滑行，身姿婀娜，侧着身子保持平衡能滑出很远。

如今的绛水河，早已没有了往日喧哗热闹的景象，上游水库截流，河里的水已经很少了，有些河段已经干涸。河堤早已用石头垒砌起来，看起来河床也加深变直了，沿河两岸路边栽满了花草树木，修建了绛水河带状公园，相比过去的野花野草，显得井井有条。环境美化了，水却依旧是她的灵魂和生命。我怀念儿时的绛水河，感恩大自然的天造地设及无私的馈赠。

谢谢莉达

戴恩嵩

在深圳登山，最好的地方是西去30公里的西丽湖风景区。这里是个山清水秀、景色迷人的地方。

西丽湖，平静如镜的湖水向东延伸，像藤蔓挂果一样，在群山环抱中形成了一个鹅卵状的天鹅湖。其名之美，自不待言。更加神奇的是，在湖岸畔有一座不算太高但名字照样迷人的麒麟山。深圳创作之家就坐落在麒麟山脚下靠近湖畔的地方。

在这里，我曾和来自全国各地的16位作家度假创作，我住的这个房间，开门见湖，开窗见山，门前是花，窗前也是花，置身于如梦如幻的万花丛中。阵阵清香扑面而来，远山近树，湖光山色，构成了一幅多彩多姿的风景画。

环绕天鹅湖的群山大都是极少有人登临的处女山，在将近一个月的假期里，我先后登上了七座山头，只剩下最为高大险峻的南峰山还没上到峰顶，总感有些遗憾。登这种山，丛林密布，乱石峻崖，没有现成的山道，需要自己选路，要有一点挑战和冒险的精神，这对登山人来说更有一种新颖而又富于刺激的情趣。这次和我一起来度假的16位作家大都年老，在他们眼中我是当然的“小青年”，想登险峻而又无路可行的山，我只好独身前往。

上山那天，我背上一个饭袋，里面装着面包、火腿肠、矿泉水之类就上路了。沿着天鹅湖的西岸南行，穿过一片很大的香蕉林。快到山脚下时，迎面来了一只异常凶猛的深灰色警犬。它飞快地跑着，狂吠着，“欢迎”我这个不速之客。我感觉，面对它的凶相，稍有畏惧和逃避的表示，它就会扑上来把我撕成碎片。我只能一如既往，装作若无其事地前行。看我对它不予理睬，像没看见它一样，它反倒犹豫起来，在我身边转了两圈，那狂吠声渐渐停了下来。

这时，从狭窄的山道上闪出一个人影来，那人在高声喊着，似乎在制止警犬的不敬行为。那狗也很知趣，很快像一位失意的勇士，百无聊赖地在我面前转悠着，似乎在表示着某种不解和怅惘。

不大一会儿，我来到那个人的面前。从他身后的两间简陋的木板房可以看出，他就是这里的主人了。那人操着一口纯正的潮州方言，听起来很费劲，但我终于了解到：他姓杨，承包了山下这一大片香蕉园，在这里已经5年了。我连连称他“杨老板”，他嘿嘿地笑着对我说，平日只有警犬和他做伴，它的名字叫莉达，性格温顺，守园认真；不见恶者，从不轻易伤人。莉达生了个仔，取名莎莎。莎莎不大像它妈妈，总是懒洋洋的，睡够了就到处乱逛，对园里的事毫不关心。这时，莎莎从板房里摇着尾巴走了出来，和莉达依偎在一块，不时地警觉地看看我。

我对杨老板说出了要登南峰山的想法。他脸上立刻漾起惊愕和不安，口里说着“不行啊，不行啊”，双手摆个不停。他告诉我，他既是香蕉园的承包人，又是这座大山的护林员，来这里5年多，为了看管树林，每年都要多次登到山顶，最近这次是同莉达一起去的。整个山林无路可走，登山非常困难，而且有

的地方需要攀援而上。由于常年封山，树密草盛，修竹参天，常有蟒蛇穿行，弄不好会吃大亏。

他说的这些险情，不但没能打消我登山的念头，反而引起了浓厚的兴趣。我说：“不怕不怕，我就是想来冒险的啦！”他犹豫半天，又拗不过我，便对我说：“那只好让莉达给你带路了！不过，你得和它混熟啊！”

我按照杨老板的意思，把火腿肠用小刀切成碎块去喂莉达。开始它不想吃，杨老板对它说了几句什么，它才颇不情愿地向我靠拢。我轻轻地抚摸它的脊背，它不停地嗅嗅这里，蹭蹭那里。这样，我们很快成了好朋友。

出发前，杨老板对我说，我必须把身上带的火柴、打火机之类的火种交出来，这是进山人的规矩。我只有照办。他让我把裤腿用细绳捆起来，以免被蟒蛇咬伤。他还找了一根竹竿给我，以备驱赶蟒蛇。准备就绪后，杨老板对莉达吆喝了几声。莉达看了看我，便走在我的前面为我带路，莎莎跟在我的后面，真有点前簇后拥的味道。

南峰山，茂林修竹，绿荫蔽日。登这座山无路可寻，为莉达当好向导提供了绝对的必要。它总是先行于我，而且每有高坡陡壁时，都会先飞蹿而上，在那里等候我，并东张西望地寻找新路。我已经气喘吁吁、汗流浹背，而莉达却轻松自如，像是一位登山的老手，毫无疲惫之相。

最不听话的当属莎莎了。它总是磨磨蹭蹭地跟在后头，而且不时地偏离我们的路线，这里嗅嗅，那里看看，做些不知何意的事情。当我攀援一根枯藤登上一道绝壁时，回头去看莎莎，它却昂起头东张西望，根本无意跟我爬上这道绝壁。大概只有莉达最能理解莎莎的意思，便仰天狂吠几声，向它的女儿传递某种信息。果然，莎莎听到妈妈的声音后不再张望，颇不情愿又非此不可地转过身去，迈着懒散的脚步一走一颠地蹒跚着原路返回，下山去了。

我被莉达对女儿的这份关爱之情深深感动着。当莉达把我带到南峰之巅后，清新的带有凉意的风吹却我身上的热汗，四顾群峰均踩在我们的脚下，这时候，“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感觉油然而生。莉达好像也有点累，它依偎在我的身边，顾不上观赏周围的风光，合上双眼，有点昏昏欲睡的样子。

我抚摸着它的头顶，让它醒来，分食我所带的晚餐。莉达喝水有困难，我在山顶岩石上找到一个坑凹的地方，倒上矿泉水，它便高兴地喝了起来。不知在山顶待了多长时间，西边的太阳快落山了。

下山时，莉达带我走了另外一条路。这条路比较平缓，在弯曲的山道上绕来绕去，观赏着夜幕将落的山野景象，很快回到杨老板的香蕉园。莉达在杨老板身边转了几圈，好像在汇报这次为我带路的经过。我对杨老板说：

“谢谢您，谢谢莉达！如果不是莉达带路，我可能回不来了。”

我和杨老板告别后，莉达把我送出香蕉园。

诗歌港

九月的山风(组诗)

勾勾

重启笑容

再怎么宏大，天空也会被某些事物所限制。目光最后的落脚点总是生活最虚弱的部位

风，搜着乡人的一些片言只语走街串巷的烟火散发着家常的气味。阳光炙热，一如痴情在脸上写下命运不甘的标志

正如我和阴郁的云点着灯从远方赶来探望失散多年的兄弟我的识别是从重启的笑容开始的

紫铜的脸，因劳动而下垂的力量就连晃过来闪过去的影子都发出沉重的呼吸。忙碌着——即使是梦，都安装匆匆转动的轱辘

我相信：秋天是被他们唤过来呼过去的。无论种下什么必须按诚实的样子长得不卑不亢

一个月光缺失的秋夜

和夜色融为一体的虫鸣也和九月融为一体

在今夜，月光缺失的山里一片黑洞洞的黑，就足以让你感到身体正在融化

你需要被梦一样的手牵着你需要飘起来，像莫名的风吹动

虫子的鸣叫遮天掩地一锹一锹的虫鸣把你埋起来等待你重新发芽

黑暗忌讳光，舍弃面孔但表情则是五花八门在表盘显示的时间上，夜色精准的黑，指向颤抖的心脏

如此雄壮的夜浩浩荡荡黑色的山崖吞噬生动的细节

道路颠簸，你要抓牢自己的骨头啊生命框架支撑着每个随意荡漾的方向

不必言说前进。山是转着圈立在那里的。田野秋气弥漫，被荒诞演绎植物替代的灵魂复活生命的意义此一台大戏，以庄稼沉甸甸的笔书写肆无忌惮的狂放

失语者善听。流水淙淙的声音洗刷着内心愈见洁净的文字此刻石头群聚如棋，遍布沟沟滩滩走出一副铁石心肠的步伐……

冲出大山的你，就像黑暗吐出一颗桃核。被闪着黑光的刀雕刻出满身夜色如网的纹路